

# 斯大林与紅軍

著夫諾希洛伏

版出社放解

# 斯大林與紅軍

著夫諾希洛伏

譯 基 隆 江

★

版 出 社 放 解

1 9 3 8

斯大林與紅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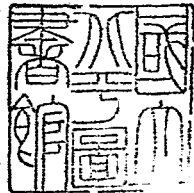


MG  
A742



3 2173 5422 8

我們歷史上的和平建設時期充滿着重大意義的專變。最近幾年當中，事實上已非川流，而是大海之水注入於洋。我們的周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我們的前途已完全不同，普通所承認的尺度與標準完全顛倒過來了。和一切這些事件不可分裂地結合着的，是斯大林同志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革命活動。斯大林同志最近五、六年中，是站在殘酷而猛烈的鬥爭底焦點上的。只有通過這些情況才能說明，作為內戰中勝利之最優秀的組織者的他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還被隱蔽着，還沒有得到適當的評價。



今天，在我們的朋友蓋五十歲壽辰，我想來補足這個缺陷，即使只是部分的。

自然，我在一篇報紙的論文中，何敢妄想給斯大林同志的軍事工作作一極詳盡的描述。我只想對於同志們提及不久的過去底一些事實，公開一些很少知道的文獻，以便藉事實底簡單對證，提示出斯大林同志在內戰的緊急時機中所盡的那種確實非凡的作用。

由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的期間，斯大林同志要算是唯一的人，被中央委員會由一個戰線調到另一個戰線，而且總是選擇最危險、革命最受威脅的地方讓他去。在戰事比較平靜、情勢比較有利的地方，我們得到勝利的地方，——是看不見斯大林的。但是在紅軍由於各種原因而發生動搖的地方，在反革命的力量展開

其勝利而竟然威脅着蘇維埃政權之存在的地方，在混亂與恐慌隨時都可變爲無餘爲力，達於破滅的地方，——在那兒斯大林同志便出現了。他整夜整夜地不睡覺，他組織，他把領導緊握在他的堅強的手掌中，他有毅力地參與，一毫不放鬆，——他引起了轉變，重新挽回了局勢。關於這點，斯大林同志自己於一九一九年給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裏寫着：人們『把他造成一個在軍事範圍內打掃殘餘的專家』。

※ 這裏刊印的論文，是伏洛希爾夫同志爲斯大林同志的五十壽誕而寫的。





沙里森

斯大林同志是在沙里森（一）戰線上，開始他的軍事工作的。而且，差不多是偶然的。一九一八年六月初頭，斯大林同志以南俄供給部主任的資格帶着一隊紅軍及兩輛鐵甲汽車前往沙里森。在沙里森，他不僅在蘇維埃、工會和黨的組織中發見了一種令人不能相信的混亂，而且在軍事指揮底組織中發見了一種更大的混亂和更大的紊亂。斯大林同志動輒遇着一般性質的障礙，使他不可能完成他的直接的任務。這些障礙，首先是由於迅速生長的、當時受佔據着烏克蘭的德國侵略者盡力援助的哥薩克的反革命而來的。哥薩克的反革命強盜很快地控制了沙里

森附近的許多據點，因而不僅使得替飢荒的莫斯科與列寧格勒有計劃地供給糧食成爲不可能，而且也給沙里森造成了一個非常威脅的局勢。

當時別的地方的情形也不比這裏好些。在莫斯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暴動發生了，在東方，莫拉耶夫（二）的叛變證實了，在烏拉爾，捷克斯拉夫的反革命（三）展開而且加強了，在極南方——在巴古——，英國人潛入了。一切都在一個火團裏燃燒着。革命正在經歷着一個十分嚴重的試煉。一通接着一通的電報由列寧給斯大林同志打到沙里森，又由斯大林同志打回來。列寧在危險的前面警告他，鼓勵他，要求決斷的辦法。沙里森的形勢有着絕大的意義。頓河暴動與沙里森的失守，會使我們遭受失掉所有北高加索的豐富的糧食根據地的危險。斯大林同志非常地瞭解這一點。作爲富有經驗的革命家的他，很快地確信：只有在他

能夠在軍部——在當時的條件之下它的作用將是決定的——中發生影響的條件之下，他的工作才會有意義。

「沙里森以南的戰線還沒有再建立起來」。七月七日他給列寧寫了一個簡短的備忘錄，該備忘錄上邊有着特色的標題：「我要趕赴前線，只能略敘事實。」

「我鼓勵一切並且申斥一切，只要是必需的；希望我們不久能夠恢復一切。你可以確信，我們不原諒任何人，既不原諒自己，也不原諒別人，但麵包我們必須供給。假如我們的軍事「專家」（俗物！）不睡覺，不閑坐着，戰線也許不會被衝破；如果這戰線被恢復起來，那末，還不是由於軍事家的功勞，而恰是由於拋開了他們。」

同時在他回答列寧對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沙里森行動底可能性的擔心時，

他簡單地但是明確而堅決地寫着：

「關於「歇斯迭里者」們的問題，你可以確信，我們的手不會發抖；我們將用對付敵人的方法去對付敵人。」

斯大林同志對於軍事機構觀察得愈深，愈益確信它的完全無望，而且在它的某些部門裏，由直接的情緒，去組織對於無恥的反革命的打擊。

已經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時，斯大林同志就給列寧打電報說：「情形實為複雜了，因為北高加索區的參謀部認為和反革命鬥爭的條件全不適宜。不僅由於我們的「專門家」心理上無能對反革命作決死的戰爭。這些只能「起草計劃」和計劃軍隊配備的「參謀們」，在戰役的行動上，表現一種絕對的漠不關心；總之，覺得自己是局外人，是客卿似的。軍事委員會未能補足這些缺陷：」

斯大林同志不爲這些毀滅的特徵所局限住，在同一的備忘錄中他對於自己作出了決定的結論：

『漠不關心地旁觀着這些現象，假如，加爾寧（當時北高加索的司令。——著者）底戰線與給養根據地、北方與食糧區隔斷，我認爲是不正常的。我將克服這些以及別的隨處可以遇着的缺點，我採取一些辦法，甚至將罷免那些壞事的幹部和指揮員，不管一切外表上的困難，這些困難我將必要地與以粉碎。自然我對於一切上級負完全的責任。』

形勢日趨緊張。斯大林同志開展了偉大的毅力，並且在最短的期間由一個辦給養的非常的全權代表變成了沙里森戰線上一切紅色戰鬥力底實際領導者。這個地位得到了莫斯科的官方的批准，而斯大林同志被委託着：

「恢復秩序，聯合各部隊成爲正規軍，樹立正確的指揮，驅逐一切反抗者。」（引自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該電報上邊標明着：「此電報是得着列寧的同意而拍出的。」）

這時候烏克蘭革命軍（四）的殘馮在德國軍隊的壓迫之下由頓河草原回到了沙里森。

以斯大林同志爲首，組成了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從事於正規軍的組織。斯大林同志底耐勞的性格，他的精力和他的意志完成了昨天還是不可能的工作。在最短的時間當中成立了許多師、旅和團。參謀部、軍需機關和全部兵站都急劇地清洗了反革命和敵對的分子。蘇維埃和黨的機構改善了，緊張起來了。斯大林同志的周圍聚集着一羣老布爾塞維克和革命的工人，在南方，在反革命的頓河的門

戶，在無希望的參謀部底地位上，長成了一個紅色的布爾塞維克的堡壘。

這個時期，沙里【蟬集着各種派別的反革命分子：由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恐怖分子到極端的保皇黨人。所有這些先生們，在斯大林同志和烏克蘭的革命部隊到來之前，覺得自己是差不多自由的，他們靜候着好日子的來臨。爲了保障前線上紅色戰鬥力的改組，各兵站須以無情的鐵的掃帚大加清除。以斯大林同志爲首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捷加】（五），給它以肅清沙里森的反革命的任務。

敵人的佐證有時是有價值和有興趣的。我們且看成了叛徒而跑到克拉斯諾夫（六）方面去的諾索維赤大佐（舊任作戰科科长），是怎樣在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日的白衛軍的報紙「頓斯加亞·渥爾那」（„Донская Воля.“）上邊描寫那個



時期和斯大林同志底作用：

「斯大林底主要使命是備辦北方各省的給養，爲着實現這個任務，他有無限的全權。」

格里亞西——沙里森線完全被截斷了。在北方，只有一個獲取存糧和建立聯繫的可能：伏爾加。在南方，自從蒂科列茨卡亞被自願軍佔據以後，局面也十分不安起來。對於專由斯塔羅波勒省收集存糧的斯大林，這樣的局勢要達到他在南方的使命底終結了。但是像斯大林這樣的人，顯然不會放棄他已經着手的事業。平心而論，他的毅力，是能夠使得一切舊的行政人員嫉妬的，他的適合於任務與環境的能力，是值得許多人學習的。

逐漸地隨着他無從爲力的程度，更正確地說，同時隨着他的直接任務底

縮小，斯大林開始參與該城的各種管理，特別他參與保衛沙里森的任务，一般地是參與整個高加索的所謂革命戰線。」

諾索維亦繼續對於沙里森情勢的詳論寫道：

「這時候沙里森的空气甚為濃密。沙里森的「捷加」以高度的壓力工作着。沒有一天不在似乎最安全的和最隱密的地方發覺種種的陰謀。城市底一切監獄都人滿了……

前線的鬥爭達到了異常的緊張……

從七月廿日以後，斯大林成了推動的力量和執行的方量。由直接的電信和中央簡單地談及現有的省領導機關之不適當與無能的結果，莫斯科就以直接的電信發佈了命令，任命斯大林為全部軍事管理和民政管理底領導者：」

譜索維亦自己更繼續承認，那些報復行爲是怎樣頗有理由的。這裏他描寫到沙里森的反革命組織：

「在這時候站在憲法會議基礎上的反革命組織也加強了，準備着他們從莫斯科拿到金錢之後就積極的行動，協助頓河的哥薩克解救沙里森。

惜乎這個組織底由莫斯科到來的領導者亞勒西耶夫工程師和他的兩個兒子，不熟悉實際的情形，因爲一個錯誤的計劃，使組織被發覺了，這計劃是使一個塞爾維亞營加入積極戰士的行伍，而實際上，這一營却是替布爾塞維克，替「捷加」服務的：

斯大林底決議很簡短：「槍斃」。亞勒西耶夫工程師、他的兩個兒子和他們一起還有大批的軍官，有的是組織底會員，有的只是有會員嫌疑的，都

被「捷加」逮捕了，而且不經過任何審問立刻被槍斃了。」

關於兵站（北高加索的參謀部和它的各機關）之清除和消滅白衛軍，諾索維亦繼續地寫着：

「這種驅逐運動的特點是斯大林對於中央指示電報的態度。當託洛茨基被他以許多努力建立起來的區領導機關之被破壞所不安而打出電報，指出在原來條件下讓參謀部和委員會（Kommissariat）保持原狀並給他們以工作機會之必要的時候，斯大林忽視這個電報，在它上邊，批着決斷的和意義深長的批語：「不要注意它。」

這個電報就這樣未被理會，全部砲兵統轄和參謀機關底一部分，始終坐在沙里森的曳船裏。」

沙里森的面貌在很短的期間成了一個完全另外的樣子。這個城市不久以前還有管絃之聲馳於庭園，迷來的有產者和軍官們成羣結隊地在街衢上閒躡，而現在都變成了一個紅色的軍營，嚴格的秩序和軍事紀律，支配着一切。兵站底這種鞏固，即刻有利地影響到我們的在前線作戰的兵團底情緒。軍政人員和全體紅軍大眾開始感覺到，一個堅強的革命的手在領導着他們，它領導着爭取工農利益的鬥爭，它無情地懲罰妨礙着這個鬥爭的一切。

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不只是辦公室中的領導。當着必要的秩序已經恢復起來，革命的組織已再建起來的時候，他便趕到那當時延長到六百公里的前線去。必須是斯大林，必須具有他那樣強大的組織能力，才能夠沒有受過任何軍事訓練（斯大林同志從未服過兵役），而却能在當時非常困難的條件之下很好的去解決

軍事上的專門問題。

我還記得一九一八年八月初旬的情形，好像是今天一樣。克拉斯諾夫的哥薩克軍隊進攻着沙里森，企圖以中央突破的襲擊將紅色兵團趕到伏爾加去。在幾天之內，以全由頓巴斯工人們組成的共產主義師團爲首的紅軍部隊，便擊退了組織完備的哥薩克軍隊底非常猛烈的進攻。這是極端緊張的幾天。在這個時候人們是應該看到斯大林同志的。和平常一樣的鎮靜，沉入在深刻的思想裏，他整天地不困眠，他把他的異常緊張的工作分配在鬥爭的崗位和軍隊的參謀部之間。前線形勢是將近破滅的。克拉斯諾夫的軍隊在費沙勞羅夫、馬孟託夫和其他軍官的指揮之下，以熟思的策略壓迫着我們的疲弊的受過巨大損失的軍隊。敵人底成馬蹄形的，其兩翼以伏爾加爲憑藉的戰線，一天一天地攏近來。退路對於我們是沒有

的。而斯大林也不想考慮退路。他是爲一種意識、爲一種唯一的思念所貫徹：勝利，以任何代價去粉碎敵人！斯大林同志底這種不可動搖的意志傳到一切他的親近的戰鬥同志，不管那幾乎沒有出路的形勢，沒有一個人懷疑到勝利。

我們到底勝利了。那粉碎了的敵人被趕退到了遠遠的頓河區去。





培爾姆

一九一八年底，東戰線上特別是第三軍底防線上，發生了破滅的情勢，被逼着放棄培爾姆。被敵人半圓形地包圍着，這支軍隊於十一月底完全沮喪了。六個月不斷戰鬥的結果——由於缺乏任何可靠的後備軍，由於兵站的不安全，由於不可忍受的給養狀態（二十九師整整打了五天，確實沒有吃到一塊麵包），由於三十五度的嚴寒，由於完全無出路，由於戰線之巨大的延長（超過了四百公里），由於第三軍參謀部的弱點——，這支軍隊已顯示着無能抵抗敵人優越力量底壓迫。

爲了詳悉這副絕望的圖景，必須補充上由舊軍官所構成的指揮人員底大量叛

變、由於補充時不良的階級選擇底結果而發生整團逮捕，以及完全無用的指揮。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第三軍完全瓦解了，毫無秩序地潰退下來，二十天之內退却了三百公里，而且在這個期間喪失了一萬八千名戰士，數十架大炮，數百挺機關槍等等。敵人開始迅速地向前推進，給伏耶加（七）和整個東戰線造成了嚴重的危險。

這些事件給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必要底問題：清查破滅底原因，即刻整頓第三軍的各部隊。但是派誰去執行這個十分困難的任務呢？列寧打電報給當時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八）的主席：

「由培爾姆戰線上寄來了許多黨的報告，說到軍隊的破壞情形和酗酒底流行。我想派斯大林去——怕的是斯密爾加對於同樣好飲者太心軟而不能夠

恢復秩序。」

中央委員會決議：

「任命一個由中央委員霍爾辛斯基和斯大林組成的黨的調查委員會，詳細調查放棄培爾姆和最近烏拉爾戰線上失敗的原因，並且清查隨着上述的現象而發生的一切情況。中央委員會賦予調查委員會以全權，採取一切必要的辦法以迅速恢復第三軍和第二軍駐防的全區內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斯威德洛夫的電報第〇〇〇七九號）

這個決議似乎把斯大林和霍爾辛斯基兩同志的職務限於「調查放棄培爾姆和烏拉爾戰線最近失敗的原因」。但是斯大林同志却把他的「黨的調查」工作底重心放在挽回局勢和鞏固戰線等實際辦法的執行上。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關於

委員會的工作結果第一次在列寧的電報上，斯大林就沒有有一個字談到「破滅底原因」，而是即時提出了挽救軍隊的必要問題。這裏是這個電報：

「防衛委員會主席列寧同志鑒：調查已經開始了。關於調查的經過我們將另行報告。現在我們認為必須向你報告第三軍底不容稍緩的需要。事情是這樣：第三軍（原來有三萬人以上）只剩下約一萬一千名疲弊的、無力的士兵在努力地抵禦敵底壓迫。總司令部派來的軍隊是不可靠的，一部分甚至於敵視我們的，因而需要一個嚴格的清澗。爲了挽救第三軍的殘部和阻止敵人向瓦特加的迅速前進（根據前線和第三軍的指揮人員底一切報告，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危險），絕對需要立刻由俄羅斯至少調遣三個完全可靠的兵團，以供軍司令部之用。我們迫切地請求在這方面給主管的軍事機關以督

促。我們重複地說：沒有這些辦法，瓦特加會遭受培爾姆的命運，這是當事諸同志底一般意見，我們根據所有一切的事實報告也同意這種意見。斯大林、翟爾辛斯基。一月五日——一九時，瓦特加。」

直到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才和翟爾辛斯基同志發出關於「破壞原因」底簡短的暫時的報告，它的要點可以概括如下：敵人進攻時我軍底疲憊和消耗；此時我方預備軍底缺乏；參謀部與軍隊的脫離；軍司令部的不善經營；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對前線之不許可的罪惡的領導方法，——由於它的矛盾的指令使前線麻木，並且取掉迅速增援第三軍的任何可能；由兵站到來的援軍之不可靠（這是由於補充底陳舊方法的原故）；兵站的絕對不安全，這是蘇維埃的和黨的組織之完全無望與無能的結果。

同時斯大林同志以他所特有的敏捷性與堅定性，擬定並實現了整個系列的實際辦法，提高第三軍底戰鬥力。

我們由他給防衛委員會的報告裏讀到：「截至一月十五日，有一千二百名可靠的、武裝齊全的士兵送到了前線；過了一天又送去了兩個中隊的騎兵。二十日又調去了第三旅的六十二團（預先仔細清濼了的）。這些部隊有着可能停止敵人進攻，促進第三軍情緒底轉變，展開我們對培爾姆的進攻，這個進攻迄今正在有效地進行着。在軍隊的後面跟隨着蘇維埃的和黨的機關之嚴厲的清洗。在瓦特加和各縣城裏組織了革命委員會。在鄉村裏開始了有力的革命組織的創立，而且在繼續地進行着。全部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在新的基礎上遂被改變了。軍事監督機關被清洗和改造了；省「捷加」被清洗了，並補充以新的黨的工作者，鐵路交點

的瓦特加的起卸工作，被組織起來了：』等等。

所有這些辦法底結果，不僅阻止了敵人底繼續前進，而且我們的東戰線於一九一九年一月轉入攻勢，並在右翼方面奪取了烏拉爾斯克。

斯大林同志就是這樣瞭解了和執行了他的『調查破滅原因』底任務。他調查了，發現了這些原因，同時以自己的力量就地消除了這些原因，並且組織了所必要的轉變。



彼得格勒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尤登尼支將軍（九）的白軍，爲着執行高爾察克（十）所提出的「佔領彼得格勒」與轉移革命武力對東戰線的視線這一任務，藉着愛沙尼亞和芬蘭的白軍以及英國艦隊的幫助，突然轉入攻勢，嚴重地威脅着彼得格勒。形勢底嚴重更因下述的情況而加厲：在彼得格勒發覺了反革命的陰謀，它們的領袖是在西戰線的參謀部中，在第七軍和在克羅斯達海軍根據地中服務的軍事專家。尤登尼支向彼得格勒的進攻並行着，布拉克·巴拉賀維支（十一）在普斯科夫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勝利。在前線上開始了叛變。幾個我們的兵團投向敵人

方面；「克拉斯那亞·高爾加」和「塞拉亞·洛沙德」兩要塞的全體守備兵，公開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整個第七軍陷於混亂中，戰線動搖了，敵人向彼得格勒前進着。這種情勢必須立即挽救。

爲着這個目的，中央委員會又選擇了斯大林同志。在三個星期內，斯大林同志便引起了一個轉變。部隊底恐慌與混亂很快地被肅清了，參謀部緊張起來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共產黨員底動員一次接着一次，敵人和叛徒被無情地消滅了。斯大林同志參與軍事指揮部的作戰工作。這裏是他拍給列寧同志的電報：

「克拉斯那亞·高爾加」和「塞拉亞·洛沙德」即時被肅清了；上邊的大砲安然無恙，從事很快的：（電碼不明）：一切的大砲台和堡壘。海軍專家認爲從海面奪取「克拉斯那亞·高爾加」，是推翻一切的海軍科學。我對

這種所謂科學只能惋惜。「高爾加」之很快的佔領，是由於我和一般的非軍人對於戰事之極其粗硬的干與，直至廢止了海陸軍的命令而執行我自己的。我認為我有義務聲明，我將繼續這樣做去，雖然我是十分尊重科學的。斯大林。」

六天之後，斯大林同志報告列寧：

「我們防線上的轉變已經開始了。一周以來我們這裏沒有一次個別的或集體的倒戈事件發生。逃兵成千地回營。由敵人陣營向我們方面跑的事情層出不窮。一周以來約有四百人跑到我方來了，大多數帶有武器。昨天白晝我們的進攻開始了。雖然還沒有得到已經允諾的增援，但是停留在我們停止着的那條線上，是不可能的，因為離彼得格勒太近了。直到現在進攻是有效地

進行着。白軍逃跑了，我們今天佔領了喀爾諾夫——伏羅尼諾——斯列比諾——加  
斯哥伏線。獲到一些俘虜，奪獲了兩尊或者更多的大砲、機關槍、子彈。敵  
人的兵船不敢露面，顯然的他們懼怕「克拉斯那亞·高爾加」，它現在完全  
是我們的。趕快送二百萬發子彈歸我分配給第六師！」

這兩通電報給予了斯大林同志在掃除直接發生於紅色彼得格勒前的極度危險  
的局面時所執行的那種巨大的創造工作之一種完全的圖景。



南  
戰  
線

一九一九年的秋天都還在大家的記憶中。整個內戰中轉變的決定時機是迫近了。爲「同盟者」所供給，爲他們參謀部所支持的但尼金（十二）底白衛匪軍追近了奧列爾。整個廣大的南戰線在緩慢的波浪中退却着。內部的情形也並不少困難。給養底困難非常地加厲了。工業由於缺乏燃料而停頓了。在內地和莫斯科，反革命的分子開始蠢動着。圖拉被威脅着，甚至莫斯科也瀕於危險。

這種形勢必須挽救過來。中央委員會派遣斯大林同志以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資格到南戰線去。現在已用不到再保守祕密，當斯大林同志在他被任命之前，



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三個主要條件：（一）託洛茨基不得干與南戰線的事項並不得跨過南戰線的界線；（二）斯大林同志認為在軍隊中挽回局勢上無能為力的那些工作人員，應即刻從南戰線調回；（三）即刻調任一批經過斯大林選擇認為能夠實現這個任務的新的工作人員到南戰線去。這些條件完全被採納了。

爲着把握這個龐大的（由伏爾加延展到波蘭、烏克蘭的邊界）巨物——南戰線被這樣稱呼着，而且它是有着幾十萬大軍——，需要一個正確的作戰計劃，戰線上底一個明確規定的任務。然後才能把這個目標提給軍隊，把最優秀的力量配合與集中在主要方向以進行對於敵人的打擊。

斯大林同志看出了前線上的十分不定和困難的情形。人們在庫斯克——奧列爾——杜那這條主要線上攻擊我們，無希望的東翼，一點也不能前進。關於作戰的指

令，有人向他提議從左翼實行主力攻擊的那個老計劃（九月計劃），即由沙皇森向諾伏羅西斯克這一方，經過頓河草原而實行攻擊。

「南戰線上進攻底基本計劃沒有改變，即由索驪的別動隊去實行主力攻擊，他們的任務是消滅頓河和古班的敵人。」（引自一九一九年九月高級指揮部的指令）

當他熟悉了情形之後，斯大林同志就即刻下了決斷。他斷然地拋掉老計劃，提出一個新的建議，並將它以自行證明的下列備忘錄呈給列寧。這個備忘錄是這樣的有興味，它是這樣明白地表現了斯大林同志底戰略天才，它是這樣特色地顯示了提出問題的決斷性，我們認為把它無減縮地在這裏抄錄出來，是有益的。

「兩個月以前，高級指揮部對於由西向東經過頓巴斯的主力攻擊的實

行，沒有原則上的不同意見。然而當時其所以沒有決行這樣的一個攻擊，是由於南軍在夏天撤退的結果所招致的退潮，即南戰線軍隊之自發的配置，這種配置的改變引起了很大的時間損失，而有利於但尼金。但是現在的情形以及力量的配置根本地改變了：第八軍（舊日的南戰線底主力）已推進到南戰線的區域而望着頓巴斯了；布岳尼的騎兵軍（第二個主力）也推進到了南戰線的區域，而且增加了新的力量——雷特蘭師，它將在一個月之內重新表現為威脅但尼金的力量；有什麼在逼迫着高級指揮部（參謀部）堅持老計劃呢？顯然的只有頑固分子，或者是——如果你容許我這樣講——愚昧不堪的人和對共和國最危險的分子，在高級指揮部被高坐在那裏的「戰略」小雞所教化的派別主義：這幾天高級指揮部給了索麟一個指令，由頓河草原去進

攻諸伏羅西斯克，這條線對於我們的空軍是便於通過的，但要控制它，對於我們的步兵和砲兵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們無須乎先來證明，這種（企圖着的）在敵視我們的環境中與在絕對的無出路的條件之下的瘋狂的進軍，會以完全的覆滅威脅着我們。不難看出，這個對着哥薩克鄉村的進軍，如過去不久的實踐所指示，只能使哥薩克聯合起來反對我們以保衛他們的鄉村，團結並且替但尼金作嚮導。這種進軍只能給與但尼金機會以爲頓河底救星；給但尼金創造一支哥薩克軍，這就是說，它將加強但尼金的力量。因此，必須不要失去時機，立刻改變那已經爲實踐所拋棄的老計劃，而代以在卡爾可夫——頓巴斯——羅斯託夫線上實行主力攻擊的計劃：第一，這裏沒有敵對我們的反而有同情我們的環境，這將便利於我們的進軍；第二，我們可以獲得非常重

要的（貝奈茨的）鐵路網和供養但尼金軍隊的主要脈管——伏羅奈希——羅斯託夫線……；第三，我們通過這個進軍，可以將但尼金的軍隊截為兩段，一方面讓馬賀諾（十三）的義勇軍去侵食他們，另一方面我們從後面去威脅哥薩克軍；第四，我們獲有可能使哥薩克去反對但尼金，因為他（但尼金）在我們勝利進軍的場合，可哥薩克部隊投到西方去，而這却是大多數哥薩克所不同意的……；第五，我們可以得到煤，而但尼金却沒有煤。對於這個計劃應採納是不應猶豫的……一句話：那個舊的、已經被生活所去棄的計劃，決不能再加以電鍍了，——這對於共和國將是危險的，這一定會輕便但尼金的情況。必須用別的計劃來代替它。情況和條件對此不僅已經成熟，而且，是斷然地說出了這樣的替代……否則我在南戰線的工作就成爲無意義，罪惡，不必要；至

於權利所給與我的，或更正確地說，我的義務，到那兒去都是一樣，是碰到鬼，只是不要留在南戰線上。你的斯大林。」

對這個文件加註解是多餘的。可注意的是斯大林用什麼尺度測量最短的作戰方向。在內戰當中，簡單的算術是不夠的，而且往往是錯誤的。由沙皇森往諾伏羅西斯克這條路可能表現為更長，因為它須通過敵對的階級環境。反之，由圖那往諾伏羅西斯克這條路可能表現為更短，因為它通過無產階級的哈爾可夫與礦工的頓巴斯。在方向底這種估計中，顯示了斯大林同志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作為內戰底實際戰略家之基本特性。

斯大林底計劃被中央委員會採納了。列寧親手給戰地參謀部寫了即刻改變已經發出去的指令的命令。主力攻擊是由南戰線向着哈爾可夫！頓巴斯！羅斯托夫

線進行。結果是人所共知的：內戰達到了一個轉變。但尼金底匪軍被擲到黑海裏去。烏克蘭和北高加索從白軍手裏被解放了。斯大林同志首先得到巨大的功績。

我們還須觀察一下十分重要的歷史因素，這個因素是在南戰線和斯大林同志的名字相結聯的。我是指騎軍底組織而言。這是第一次企圖把幾個騎兵師合成一個這樣大的構造——一個軍。斯大林在內戰中看出了騎兵羣衆的力量。他具體地懂得他們對於殲滅戰的巨大作用。可是在過去還沒有人具有像騎軍行動這樣的特殊經驗。在科學的著作上也沒有敘述到這些，因此，這樣的籌劃或則碰着考慮，或則碰着直接的反抗。可是斯大林不是會因此而迷惑的人：一旦確信了他的計劃底有益和正確，他會勇往直前地求其實現。如此，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從十一月十一日，由南戰線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得到了如下的報告：

「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案：

南戰線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它的本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會議上，由目前形勢的條件出發，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以第一和第二騎兵團及一個保衛旅（後來又加上了第二個旅）組成一個騎兵軍。

騎兵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成：軍的司令員，布較尼同志；委員：伏洛希諾夫和石查登可同志。

背面：南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決議。第五〇五一八號。

請求主席批准。」

騎兵軍是不顯甚至違反中央的願望而成立起來了（十四）。成立的創意屬於



斯大林同志，他深悉這樣一種組織底絕對必要。這個步驟底歷史的結果，是人所周知的。

斯大林同志還有一個出色的特點，在南戰線上完全明顯地表示出來：以突擊隊作戰。選出進攻的主要方向，集中最好的部隊在這個方向上去打擊敵人。在這方面，和在方向的選擇上一樣，他具有大的敏捷性。

但尼金被粉碎之後，斯大林之作爲頭等的組織者和軍事領袖的威望是無可置辯的。當一九二〇年一月，在羅斯託夫的正面，由於前線指揮部的重大錯誤而使我們的進攻發生危險的遲延的時候，休養的白軍可能使我們的勝利果實歸於烏有的這種危險重新增長的時候，中央委員會給斯大林如下的電報：

「由於建立高加索戰線的指揮部底真正統一，支持前線指揮部和軍司令

部底威信與廣泛利用地方的力量和資料的這些必要，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認爲你即時參加高加索戰線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是絕對必要的；請你告訴，你什麼時候到羅斯託夫去。」

斯大林同志服從命令，雖然他的健康狀態使他不能活動。不過他深恐這種經常的調動會被地方的黨組織誤解，這些地方的黨組織，由於不知道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將會「責備我輕率地由這個行政區向那個行政區亂跳一氣。」（斯大林同志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的電報）中央委員會同意了斯大林同志的意見，列寧於二月十日拍電給他：

「我不放棄希望，即：全部事情無須調動你而能就緒的。」

當伏爾格爾（十五）利用着波蘭白軍底出征（十六）而由克林姆堡跑出來、

給解放了的頓巴斯和整個南方造成一個新的、可怕的危險的時候，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如下的決議案（一九二〇年八月三日）：

「由於伏蘭格爾底勝利和庫班的騷擾，伏蘭格爾戰線應該無條件地看做具有完全獨立意義的戰線，並且作為這樣的戰線而隔絕。委任斯大林同志去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並將他的力量完全集中在伏蘭格爾戰線上。作為前線的指揮員——耶哥羅夫或佛倫塞，由總司令部和斯大林同志去商議決定。」

同日列寧寫給斯大林：

「剛才政治局實行了各戰線底劃分，使你專門和伏蘭格爾周旋。……」  
斯大林組織了新的戰線 只是疾病解放了他這個工作。

在波蘭白軍底出征中，斯大林同志是西南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波蘭

軍底潰敗，基也夫和烏克蘭之由右翼頓河方面的解救，向沙里森方面之深度的侵入，騎兵第一軍——斯大林的創作——之著名的突擊底組織，大都是他的巧妙的和藝術的領導底結果。

整個波蘭戰線在烏克蘭的崩潰，和波蘭第三軍在基也夫前之幾乎完全消滅，對白爾底捷夫和希託米爾之致命的打擊，和騎兵第一軍之向羅夫諾的進軍，造成了一種局勢，使我們的西戰線也轉向一個普遍的進攻。西南戰線底繼續行動引着紅軍一直進到里渥夫附近。只是我們的紅軍在瓦薩前面的失利才阻止騎軍去實行已經準備好的對里渥夫的進攻，它距離里渥夫僅只十個公里了。

這個時期有着這樣豐富的事件，這些事件的探討需要廣大的文獻和慎密的分析，這遠超過我們這篇論文的範圍。

拿這個關於斯大林同志軍事工作的簡短敘述，決不能將他作為軍事領袖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質的特點表露無遺。首先，躍入我們眼簾的，是斯大林同志迅速地把握具體情況和適當應付的能力。他是弛緩、無紀律和游擊主義者的死對頭，在革命底利益需要的地方，他毫不猶豫地負起責任，作非常的措置與劇烈的改變；在革命形勢需要的地方，斯大林同志不惜破壞任何成規，而將任何違抗命令的罪名担在他的身上。

斯大林同志經常是十分嚴格的軍事紀律和集權底擁護者，可是在最高軍事機關有審慎的和澈底的領導底決定條件之下。在引證過的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給防衛委員會的報告中，斯大林同志和德霍爾辛斯基這樣的寫着：

「軍隊不能當作自足的與完全自治的單位來看；在它的行動上完全依靠

着和它鄰近的軍隊，特別依靠着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令：最富於戰鬥能力的軍隊，在別的相同的條件之下，可能至於解體，假如中央的指令是不正確的，並且，缺乏和鄰近軍隊的自動的聯繫。在各戰線上，特別在東戰線上，爲實現確定的、慎重考慮過的戰略指令，執行個別軍隊動作底嚴格集中是絕對必要的。在決定指令時的任意與輕率，不慎重地考慮一切的因素，和由此發生的指令之迅速變換，以及指令本身之不確定——如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所有過的情形——，會排除軍隊領導的可能性，招致力量和時間底浪費，使戰線解體。」

斯大林同志，經常堅持着對於委任事件的個人負責制，而且本能的不能忍受「權限底紊亂」。

斯大林同志以巨大的注意力給與軍隊給養底組織。他知道並且瞭解，好的營養與溫暖的服裝對於戰士有何等的意義。無論在沙里森，在培爾姆和在庫戰線，他都絲毫不忽略爲軍隊等辦給養，以使他們更壯與更堅強起來。

在斯大林同志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出無產階級戰線底組織者底典型的特徵。他以特別的注意力獻於軍隊之適於階級性的補充，使它確實由「不剝削外人勞動的工農組成」。他深信軍隊中政治工作底開展有絕大的意義，他累次是動員共產黨員的發起者，他認爲巨大數量的共產黨員加入軍隊作簡單的戰士，是必要的。斯大林同志對於政治委員的選擇提出很高的要求。他對當時的政治委員底全俄局（十七）作過嚴厲的批評，因爲它派遣「小孩子」去擔任這個職務。他說：

「政治委員應該是軍事工作的靈魂，他應該領導專門家。」（一九一八

午由沙里森發出的電報）

斯大林同志以重大的意義來計畫兵站的政治狀況。在關於第二軍的報告中他寫着：

「我們軍隊的一個致命傷就是兵站的不安全，這主要是由於黨的工作底疏忽，蘇維埃代表對於執行中央指令的無能以及地方「捷加」之非常的、差不多孤立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在人底選擇上是非常嚴格的，不管職位的高低，事實上「不顧人底威望」，他以最無情的手法能免了那些無用的專門家、委員、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同時斯大林同志却比別人更能援助和保護那些他確信能不自革命對於他們的信賴的人。斯大林同志就這樣對待他所熟識的勞苦功高的紅色指揮員。作



爲內戰中的無產階級的真實英雄，因而升任騎兵十四師的司令員後來在和馬贊諾的匪軍鬥爭中犧牲了的帕科門可同志，於一九二〇年初，因爲誤會被判處最高的刑罰，斯大林同志知道這個消息之後，要求立即無條件地釋放他。這樣的和類似的事實，可以舉出很多。斯大林同志比別的大人物更懂得尊重獻身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工人們，這點是指揮員們所知道的，是一切在他的領導之下爲我們的事業而實行鬥爭的人們所知道的。

斯大林同志在內戰中便是這樣。在接續着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歷年當中，也是這樣。

內戰向斯大林同志要求着強大的力量、精力、意志和精神底緊張。他完全地不分割地供獻出來。同時他對於他未來的工作，從他自己創造出了偉大的經驗。

在內戰中，斯大林同志經常知道在最不同的和最複雜的情形中以革命戰略家底偉大天才去決定主力攻擊的基本方向，而且由於適合情況的戰術手段之藝術的運用達到預期的結果。內戰結束後他也還存留着無產階級戰略家和戰術家底這種特質。他的這些特性，是全黨所周知的。關於這點，託洛茨基及其黨徒也許能比別人作出最好的報告，他們對於以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去代替馬克思、列寧的偉大學說的企圖，是付了昂貴代價的。不久以前被粉碎無遺的右派機會主義者對於它認識的也不壞。

斯大林同志，在和平的條件之下，如在內戰時期一樣，勝利埠和列寧底中央委員會一起，在我們國內與黨底和社會主義建設底一切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分子，進行了無情的鬥爭。

同時，雖然他形式上很久以來已不在軍事領域裏活動了，可是斯大林同志從不會停止過在最基本的方式內致力於保衛無產階級國家的問題。卽在今日，也恰如往年，他熟悉紅軍，而且是它們的最親近的和最寶貴的朋友。



註  
釋

(一) 沙里森。——現在的斯大林格勒，是伏爾加沿岸的大城市之一。

(二) 莫拉耶夫。——舊日沙皇軍隊的軍官，被蘇維埃政府任命為捷克戰線上的紅軍司令。一九一八年七月因為背叛祖國被槍決。

(三) 是指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捷克客籍軍駐防區域內開始的反革命的暴動。

這些客籍軍是還在舊俄時代由奧匈軍隊的俘虜組成的。暴動的組織是受着協約國的主使，由客籍軍底反革命的指揮部實行的，這個指揮部做到了將簡單的士兵蒙蔽誘惑。

(四) 這些主要由頓河盆地的無產階級和烏克蘭與頓河區域的貧農組成的軍隊，由伏洛希諾夫同志帶到了沙里森。

(五) 捷加。——非常委員會。蘇維埃政權爲對反革命鬥爭而成立的機關，如此稱呼。它們的上峯是全俄非常委員會。

(六) 克拉斯諾夫。——反革命的將軍，指揮着在頓河區域作戰的白軍。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克拉斯諾夫依靠着德帝國主義的援助。

(七) 現在的基洛夫城。

(八) 紅軍底領導機關。

(九) 尤登尼支。——白軍底領袖，他於一九一九年，從愛沙尼亞方面對彼得格勒進行過兩次進攻。

(十) 高爾察克。——俄國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的頭目。英、法帝國主義底庇護者，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直接領導着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被槍決。

(十一) 布拉克·巴拉賀維支。——白軍軍官、土匪。

(十二) 但尼金。——南俄反革命的首領。

(十三) 馬賀諾。——烏克蘭反革命的富農運動底領袖。在內戰的個別時期，馬賀諾在農民羣衆的壓力之下，不得不假裝着反對白軍底將軍們。

(十四) 指託落茨基對於成立騎兵第一軍所持的敵對態度。

(十五) 伏蘭格爾。——在但尼金的粉碎之後，領導着南俄的反革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中旬，被紅軍殲滅地迎頭痛擊而跑到外國去了。



(十六) 波蘭白軍底出征。——一九二〇年蘇維埃共和國對波蘭的戰爭，以波蘭軍隊襲擊蘇維埃烏克蘭而開始的。在這個戰爭中，帝國主義的波蘭實行協約國的意志。

(十七) 政治委員底全俄局。紅軍的第一個中央政治機關。

——編輯室註釋



---

斯大林與紅軍  
作者：伏洛希諾夫  
譯者：江隆基  
出版者：解放社  
總經售：新華書店  
售價：國幣一角五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版

---

19  
732364

423A

\$0.15